



南華圖書局出版

罣痕

宇楷...



銀 谷

東海之濱有一座高山，傳說從前有許多銀子飛到此山之巔，於是後來就叫這座山爲銀山。但人們從來沒有發現半粒銀子過，所以這個名字到現在祇成爲一個空名了。

山的東面朝着海，每當潮漲時海水狂吻着山腳，把巖石都沖成輪鋸狀。較高的石壁，要是人仔細查考，便可尋出幾片魚的化石，大概魚被潮水潑上，不得下來，積年累月就把魚形印在石上，成功了現在的樣子。

潮水退後，便現出一片廣大的泥圖，在這上面有各種兩棲動物的魚類，如土魷，蚌蚶，蝦蟹之類。漁人們推動一隻小小平

底的筏子，一脚立在筏上，一脚向後用力推去，筏在平滑的泥面上就溜得很快，好像雪筏在雪上行走一樣。他們破曉就來這裏，一待朝落即刻推動筏子來往捕捉魚類。看看太陽從東方血也似的升起，燦爛而和暖的光線投射到他們底身上時，才於溪中洗了澡，背着竹籠回家來。

山的西面成了一個大平原。人於黃昏時從山巔望下去，便可看見廣闊無際的田野。每家的屋子都用翠竹圍繞着，既可避風，又可產筍。門前或大或小總有一塊空地，用籐編起籬笆，有的養着雞，有的養着鴨。種田的農夫背着耨犁從阡陌中走回家去，頭上包着白布的女人忙着在河頭淘米洗菜，屋後的烟囱縷縷冒出白烟，很有詩意地消失於暮色叢中。這些情景當人看見時定會疑心就是桃花源。

春來到這裏：山谷中開滿許多不知名的野花，紅白相映着。早晨時鳥兒被陽光照醒了，噤噤咕咕唱着歌曲從林間飛起，有的停在樹梢振刷夜來被露水所浸濕的羽毛，有的飛到溪邊澀着浴。幼雛從窠中伸出黃色的小頭專等母鳥帶食物回來。

這時金姑領着十來隻羊走向山谷，她是這裏一位老農的女兒。老農已有六十幾歲了。他底妻子新近死去，自己保管十

幾畝田地。那些田地現在已交給他底兒子長順種，他自己愛喝幾杯黃酒，閑來便舍着一枝烟管坐在村中唯一的酒店裏，同酒保或是別的客人談談天。家中內務從前是他底妻子管理的，現在交給他底媳婦了。

金姑本來同她嫂嫂合不上來的，當她母親在時她仗勢把些小事都告訴她底母親，有時另外加些花頭。說嫂嫂是怎樣壞，怎樣虧待她。母親總是輕信女兒的，就把她底嫂嫂輕責重罵；即使金姑理由不充足，母親也總保庇她，說她不是長住在家，總有一日要出嫁，照理要待她客氣些纔好。這種時候嫂嫂老是低頭做生活，不去回一聲，金姑就匿在母親後背裝鬼臉。

現在母親過去了，女兒的天下沒有了，嫂嫂想起從前一樁一樁受氣的事情，現在正是報復的時候了。她說公公年紀已經老，應該享享福，多喝幾杯酒。但是祇靠長順種田種來吃，近來米價這樣貴，一家四五口那裏過得了？小姑吃了飯沒有事情幹，倒不如叫她看看羊，現在羊毛賣得很貴呢。公公聽到自己可以多喝酒，同時又能多進賬，還不十分高興嗎？他說究竟長順媳婦有打算，馬上買到十六隻小羊，要金姑去牧放。

從此銀谷中的青草和流水又加添了許多好伴侶。

這天金姑照常帶着羊羣從田間走回。她家到銀谷，必須經過母親底墳前。她每天採了許多野花供在墳旁，喃喃訴說嫂嫂待她的惡意，就好像生前一樣。但麻木的墓中人，怎能再起庇護她呢？她禱着，兩行清淚掛在圓圓的面上。她知道母親不會復活了，但願她那慈祥的靈魂永遠伴着她，使她底小羊快長，使她底身體康健。小羊見着主人不走了，就圍着金姑，有時竟把金姑所供的野花都吃光。她垂淚撫摩每隻小羊底身體，告訴牠們要好好地留心，不要爲了吃草走開她，因爲牠們正像她一樣，也沒有了母親。

每天做完禱告後，她便領着羊兒來到了銀谷。不久她又回復活潑天真的態度了。她放了小羊教牠們到各處去吃草，自己把腳伸入溪中，讓流水吻着她白胖的腳趾。

除出在家被嫂嫂奚落，每個鐘頭她都快活着——尤其在山中的時候，她俯臥在溪邊，看着水中自己紅色圓混的面影。她和她講話，她向她默笑，她對她裝鬼臉，有時還把髮辮投到水面，打碎了她底影子。

她常常只有一個人，她唱歌給她自己聽，她跳舞給她自己看。她愛戀她自己。

感到寂寞的時候，她採集野花和樹枝，編成美麗的花圈。她把一個戴在自己底頭上，其餘分套在小羊的頸上。小羊兒受她底撫愛，現在也變成她很好的朋友了，這樣她到夕陽落到田疇的盡頭才趕着羊羣回來。

有一天正在她斜依樹根睡着的時候，忽然聽到一隻小羊悲鳴的聲音。她能懂得羊兒底叫聲，睡夢中就辨出這是羊兒在求救。於是她就立刻跳起來，依着聲音尋過去。只見她所最心愛的小羊陷在水中央。她知道牠想去喝水，不慎失足墮了下去。她底前脚嵌在水底巖石中，沒有法子拔出來，別的羊聚在岸旁陪着牠哀鳴。她把脚伸到水裏，那水深得可以沒過她底頭，躊躇著不敢去救牠，而且水又流得這樣急，但羊實在叫得可憐。牠底眼睛放出絕望的光，骨碌碌地看着她。於是她也呼起救來。

山路裏正走着一個背着竹籠的人，他是捕魚的男子。捕魚人從山陽的海邊捕了魚，每天打從這條山路回到山陰。他聽見有人在呼救，脚下不覺加緊了步伐。

『阿富哥，快來救救我底羊。我底羊掉到溪中去了！』金姑遠地看見她底近鄰阿富走來就這樣喊。

阿富趕快放下竹籠跳到水裏，立刻把羊救起了。

金姑除下頭上的花布，一邊替阿富揩拭臉上的水痕，一邊不住地感謝他。他發笑地在草上脫去藍布大衫兒，絞去所吸的水量。當她用力絞衣時，臂膊的肌肉都暴露了出來，金姑禁不住偷偷地去捻了一把。

遇難的羊仍舊回到草地，別的羊兒都圍了攏來，牠們用舌頭去舐牠身上的水分，牠不住地抖着身上成拼的柔毛。

金姑和阿富看見都笑了起來。

“啊，幸而你，阿富哥！否則我底小羔羊早已溺斃了。我該怎樣謝你呢？”

“不用介意，這算得什麼？路過這裏，十分便當的。”

“弄得你一身都濕了，好罷，我教羊兒也來謝謝你。”金姑說着便把小羊抱來參拜阿富，弄得阿富大笑了。

他從草地上立起，把大衫仍舊穿上，預備去背起竹籠。

“這樣恐怕要受寒的罷！啊，怎麼辦？”金姑放下小羊不好意思地說着，面孔覺得熱辣辣的。小羊若無其事地又去喫草了。

“不要緊。你看太陽不是很猛嗎？一回兒就好晒乾。有時我

們碰到潮水也要浸濕的，阿富扣好了鈕子，抓一抓頭髮。頭髮上的水兒正流到他底鼻尖，又從鼻尖滴到地上。

金姑上前去再用頭巾揩拭他底頭髮和面孔，因為這的緣故，她底身體幾乎依在他底胸間。阿富順手抱了一下她底腰。金姑趕忙走開，面孔又翻上一層紅潮，阿富一笑，背起籠走了。

金姑目送他壯健的後形慢慢地走遠，他轉了一個灣便看不到影子。她重回到剛纔他們所坐的地方。那裏羊兒各自喫着草。她想把心兒靜下來，照舊唱歌謠，但她不能夠。她底腦中留下一個極強的阿富底影子，捻過他底肌肉的手心好像永遠有碩壯的肉底感覺，經他抱過的腰每個細胞都像麻醉了。她想剛纔的一切，猶如做了一個夢。

以後金姑還是天天到銀谷來牧羊，天天經過母親底墳前，天天祈禱，天天照影，唱歌，打花圈。但她心中思想已經不如從前的簡單，她失去從前那樣快活的態度，她喜歡空想，她常是憂鬱，不滿足。這憂鬱與不滿足並不單為嫂嫂待她不好，實在她底心靈上缺少某種的要素。

阿富也是天天打從銀谷中的山路經過的。當他來時天還沒有亮，看不見金姑。待背了滿籠魚蝦回轉時，一過山頂便看

見萬綠叢中的小白羊。他走近金姑便藉故和她說着話。金姑對於這事顯然現出十分高興的樣子。當她坐在他底身旁時心就好像飛出竅，她忘去嫂嫂待她的刻薄，她忘去她母親從前的慈祥，他忘去曾是她底好友的羔羊，她簡直着了魔，而他着魔的程度也不下於她，幾次爲了說話曾趕出。市集，待他竹籠背到別人早已散市了。

金姑行動變得真利害。自她和阿富要好後，她把一切苦況都訴說給他。近來她經過母親底墳也不供獻野花，也不跪下祈禱。她費了如許眼淚和心血，所得到祇是一個失望。究竟母親不似生前那樣聽了她底訴說更立刻放上一副仁愛的面孔來安慰她。她把求死者垂憐的心轉向生者，於是輕過了墳總不停留下來，至多不過回頭去瞥一瞥，倒是小羊兒們在這裏停留慣，非得在墳旁打幾個圈，吃些青草不肯快些到銀谷，金姑因此不得不用鞭子來打小羊兒，教他們趕緊走去，雖然到了那邊也沒有什麼事情。阿富非到太陽升到半天是不經過這裏的。

有次她回家後把羊兒放進圈裏，自己吃了幾碗飯也預備去睡覺。她聽見嫂嫂在隔壁告訴給父親，說她近來好像失了魂魄，羊兒也沒有看得從前這樣好，回來總是很遲的。出去的時

候，這樣那樣打扮得活像一個小妖精。父親想來似乎喝醉了酒，伊伊唔唔沒有回答什麼。她聽了真是氣極了，她想即刻跳下床去和嫂嫂理論，但轉念一想她已失却保護的人了，除了母親誰還爲她說句公道話？於是母親待她底好處便一件件湧上心頭。她帶着淚珠回憶從前的一切，這回憶使她快樂同時也覺得傷心，於是她罵自己沒良心，不應該爲了阿富的緣故就廢止在母親墳前禱告。她赤了足，跪在窗前求母親饒恕。這時月光正從小窗射進來，把她掛着的淚珠照得透明。她是這樣的傷心，幾乎承不住氣。她底緊握的雙手靠在微露的胸脯，湊噎得簡直不能呼吸。她想阿富雖然愛她終於沒有母親那樣來得親切，當她受到委曲時母親會直接替她出氣，而阿富不過說幾句安慰的話而已。

第二次她經過母親底墳前，又照前供了許多野花，野薔薇，蒲公英，以及菊科植物等不知名的小花，比以前還多還美麗。這些花都用她底天真的眼淚滋潤着，十分的新鮮。她哭泣着，她祈求着。她表示懺悔和希望。小羊兒照例來咬她底衣角。她忘記了去到銀谷。

太陽已經斜過半天了，她還是嗚嗚的哭着，伏在參參的墓

草上，就好像一隻被主人責打的小貓，依在竈洞哀鳴着。她底紅色的短衫染得非常濕，分不出那是淚花或露珠。阿富遠遠地走來，背上的竹籠一高一低搖着；他是個壯健愉快的男子，好像永不知道人間有悲苦。這回子因為不見金姑在銀谷，心中似乎感覺了一種不安，他趕緊走來，露出的小腿格外顯得圓硬。泥路被他走得凍凍的響，聽去非常之結實。

“金姑，你為什麼今天來得這樣晚？躺在這裏幹麼的？”

金姑似乎沒有聽見。

“嫂嫂又來委曲你不是？當心小羊被人家偷去。』阿富走近她時便放下竹籠蹲下來。

她嗚咽着，現在禁不住放聲大哭。

“好，不要傷心罷，告訴我聽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她仆倒在他底懷中。

他沒有勇氣再問了，祇抱住她一同流淚。

男子的哭往往帶着幾分滑稽氣。女子天生慣於哭泣，所以哭也哭得自然，至於男子底天性就比較剛強，遇事幹了再說，從不輕易流下淚，所以俗語說女子的淚就好像夏天的雨，男子的淚就好像冬天的雨。

阿富這次的哭還是生平第一次。他從不知道有哭的必要的時候，這次却不知不覺流起淚來。那是顯然的：他不知道怎樣去安排他底手和頭。他很想止住哭，說些勇敢的話語。但他底淚泉却纔纔的傾下，不得不把袖子揩一下子。

久久，他先止住了。金姑這時也祇是嗚咽。他抱她坐在草上，爲她拭乾了淚痕，問她爲甚麼這樣的傷心。

她挽住身旁的一隻羊，慢慢地訴說夜來所聽見的事。阿富聽了撲刺的笑了。他說這種瑣事委實值不得一哭，他想起自己無緣無故也竟陪著她哭起來，於是笑得更利害了。

“壞人，你笑什麼？別人家哭也來不及呢！”她倚在羊身揉了揉眼睛說。

“啊，我底淘氣的金姑，這種事也用得去哭嗎？我想到剛纔陪你流淚還免不得笑呢！”

“好罷，你這樣寶貴你底眼淚我來償你。”說着她底眼圈又紅起來。

“就是這樣罷，不要再哭了。時候不早了，弄不好又要趕出市。你快些到銀谷去罷。下午我要到山上來斫柴，帶些好東西給你吃。”他撫了一撫金姑底頭髮，背起竹籠就走了。

羊兒又圍上來，她整理整理衣服也動身要走。這時已近中午，嫂嫂提着一隻籃子送飯給長順。她挨過金姑身旁時冷笑一聲說：“婆婆對你說了什麼話？”金姑氣得又哭起來。

“向阿富哥去哭罷。”嫂嫂頭也不回的走了。她實在氣得利害，很想奔過去揪住嫂嫂底頭髮打一頓，祇是羊兒纏着她底腳跟不讓她走，她沒法，只好自己譬解自己，慢慢地領着羊兒來到銀谷。

她帶着一些乾糧，每天飯都在谷中吃的，口渴時便渴幾口溪水。

這天的飯再也吃不下去了，祇依着樹根看羊兒喫草。羊兒走來走去找可口的青草，她摘了好多嫩葉喂牠們，牠們都聚在她底周圍，遠些的幾隻因為喫不着嫩葉，咩咩地叫着。她就把嫩葉散到那邊，小羊兒這纔含了油綠的葉子，馴良地用牙齒咀嚼。

下午阿富果然腰間插把矮刀上來了，他戴着一頂竹笠，帽繩勒在額下。金姑馬上過去告訴他路上嫂嫂對她說了譏刺的話。阿富竭力避開她底話鋒，拿出背後刀鞘裏的酒和自己捉來的蟹。這刀鞘並不是專盛刀的，這是隻竹編的籠子。這裏的人

常常帶着盛烟管，矮刀，以及乾糧等。)他要金姑陪他喝幾口酒，就將從市上賣不完的蟹兒給她吃。她喝不來酒，祇微微啜了些。蟹却是她最喜歡的東西，於是她只喫着蟹。

阿富爲她講海上的故事。他說有次天還不曾十分亮時看見遠處有股海水噴上來，大約有幾丈高，好像元宵節所放的花筒。據老漁說那是一條大魚噴上來的，但他說他不相信。海裏難道會有噴水幾丈高的大魚嗎？金姑說，也許那是海龍王放花筒，因爲她曾聽過她母親講到海龍王宴客的故事，說是龍王宴客水晶宮就熱鬧得非凡，各種魚妖都來獻技，那放花筒自然是意中事。

說到水晶宮金姑就好像發了狂，她指手劃腳地解說珊瑚有多麼高，明珠有多麼大，水晶怎樣，瑪瑙怎樣，好像她自己曾經親歷過一樣。阿富坐在地上一邊喝酒一邊聽她講。

佢們每次講話起來便什麼事情都忘了。她海闊天空地講，有時他海闊天空講。所講的老是不出鬼怪神仙，或是海龍王。

阿富的酒喝完了，金姑的蟹也喫得沒有多少，他到溪邊去洗了手，抹了嘴，料理繩索矮刀去斫柴，可是天時已不早，村莊上的屋子每戶人家都冒出烟來了。

羊兒在前面走着，牠們好像永遠喫不飽青草似的，看見路旁有好的草時總要掉過頭去咬一些。金姑和阿富跟在牠們的後面，當牠們不向正路走時便用竹竿來攪牠們底頸子。阿富挽着金姑慢慢地走，晚風帶着花香爲佢們櫛髮，歸林的鳥兒爲佢們奏自然的音樂，阿富活現出一個中古時代武士的神氣，面前羊羣就好像聽他指揮爲他効力的健兒。

阿富底家和金姑家相距有一里之遙，要是走出屋外便能互相望得見。阿富除了一位年老的母親外再沒有什麼人，所以生活很簡單。本來他很能積蓄一些錢，因爲這幾年來縣官要收什麼漁捐，人口稅，因此上吃過用過便成雙空手。

一所用藤編成的柴門邊，懶洋洋地躺着一隻狗。狗的後面有個老婆子依門像等待些什麼，這便是阿富底娘了。阿富遠遠地看見她就和金姑道了別，飛也似的向田中奔去，狗看見主人來了豎起耳朵不住地搖着尾巴。金姑實在不忍看這個情形，打了幾鞭羊，即刻也向家中跑去。

是吃晚飯的時候了。金姑覺得父親面色似乎有些二樣。她以爲又喝醉了酒，謹謹慎慎地問他要不否吃濃茶，這一問反而問壞了，他開口就罵金姑不要臉，硬要她說出日間幹的什麼好事

來。金姑抱着滿腔的熱誠，不料換得的只是一身冷水。她想把父親服侍稱意了，就將日間嫂嫂待她的委曲，添醬添醋地告訴給父親，豈知第一着上就碰着釘子。她知道狠心的嫂嫂已經探得了秘密，把她和阿富的關係和盤說給父親聽，她想到這裏又是羞憤又是恐懼。兩種感情的會合便是暗泣。

“哼，做了好事，你還哭。你哭給誰看？你這賤貨到底和阿富這畜生幹得什麼事？”

“嫂嫂欺侮我，我不過向他告訴告訴罷了。”

“告訴，難道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個女孩子？你看那個女人有依在男人底胸上哭泣的？你底娘新死，爲什麼就馬上壞起她底家教來？”

“什麼事情使公公這樣發惱？快些去吃飯罷。呀，小姑爲甚哭？快收了淚，有事吃罷飯再說，況且同是自己人，用得着什麼哭？”長順底妻子裝做不知道，從外面跑進來就這樣說。她像是十分親熱的樣子，用手巾替金姑揩眼淚。金姑氣極了，她想若是沒有嫂嫂搬嘴，父親就不會這樣的生氣；現在却又假裝好人來規勸，使父親相信她不會欺侮她。於是她用肘一頓推開了嫂嫂，爽心哭得更利害。嫂嫂看了公公一眼獨自走出屋外了。

金姑又是一夜沒有吃晚飯。

她爬進自己底床上，把所受的委曲都付與枕頭，待醒來時又聽見她父親和嫂嫂底說話，那聲音幾乎微細得聽不見。

“公公，你也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自古道男大當娶，女大當嫁，金姑年紀也不輕了，再養下去恐怕將會鬧出更大的事來。到那時非但我們一家名譽不好聽，連公公恐怕也要見不得人哩！”

“你的話不差，沒有娘的姑娘養在家裏的確非常不穩當。

她既然這樣 我想就把嫁她給阿富罷。”

“公公真在說笑話。阿富這窮光蛋難道娶得起親嗎？小姑娘嫁了去後不是去活受苦？我想我底內侄榮財至少人品要比阿富好一些，又是親上加親。至於家基呢，你公公也明白的，不用我來嚕囀了。”

“這樣也好，你肯替阿金這丫頭這樣留心倒也難得。不過他們是種大田地攀的，我們恐怕高攀不上罷？”

“公公說那裏話？這是不用你費心的，只要我去我一說什麼事情都沒有問題了。”

“那末遂你去弄罷。有你伯伯那樣的家基阿金將來飯總有